

·外国中篇小说·

七月望乡叹

〔日本〕五木宽之

吴树文译

一九六五年，一种异常激烈疯狂的“呱呱舞”开始风靡美国。这种狂舞能在两三年内便毁掉一个青春正炽的少女。因之“呱呱舞女”便成为一种引人注目而又令人生畏的危险职业。本文以沉郁的笔调描述了一个呱呱舞女的追求和命运。

五木宽之是日本当代拥有读者最多的著名获奖作家之一。

·来自香港的报告·

一颗十八岁的心

——香港青年F的自白

陶然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辛辛”是美国很有名的一所监狱的名字。

一位经营者竟用这一名称来命名自己开设的高级俱乐部，我觉得他一定是个相当乖僻的人。不过，我一次也没有见过这位主人，因为他从来没在俱乐部里露过面。这位既是资本家又是企业家的主人，把这俱乐部委托给自己挑选出来的意中人，而他自己实际上只是从帐册上来监督经营。那位被人尊称为“妈妈”的美女，不过是一只忙于替主人衔钞票的鼯鼠罢了。至于我呢，我这个人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呢？如果说“妈妈”是一只鼯鼠，那么我这个今年四月份才满二十岁的勤工俭学的女大学生，也许就象是一只瘦瘦的雌沟鼠了。这沟鼠得受那只鼯鼠的颐指气使，以获得一份廉价的饲料。

事实完全如此！每天从晚上六点到清晨六点，我得钻进这大厦地下室的昏暗空穴里，度过整整的十二个小时。我觉得“辛辛”这个名字确实起得很好。游客们漫不经心地身着迪奥罗、拜尔漫、森英惠、中林洋子以及柯希诺·琼高等人制作的服装，对他们来说，给高级游乐场起上个有名监狱的名字，这倒是颇有兴趣的。

近来，这俱乐部里流行着一种做法——后来的客人向先到的熟人打招呼时，总是轻轻地挥挥手，笑容可掬地问道：“你们是多少年呀？”以此来代替问候。

这是一种开玩笑的问法，意思是“刑期多少年”。一个小时就相当于一年的。

如果对方回答：“已经服刑两年了。”那就意味着他在这

里已经玩了两个小时了。

如果对方回答：“再有一年就获释了。”那就是说再过一个小时他要回家了。

对这些家伙来说，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一种游戏，什么深刻呀、认真啦，都不足为训。游客们抱着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所以在这里谈起朋友自杀或者战争的话题来，口气都轻松得象在说笑话。这情况似乎已成了约定俗成的惯例。

但是我与他们不一样。我是从今年春天开始才来到这里的，坐在收款窗前做出纳员。对我来说，这“辛辛”真象是一所真正的监狱。我得从晚上六点到清晨六点在这半坪不到、一动脑袋就要撞痛似的洞穴里，与现金出纳记数器相对而坐，度过十二个小时。我得象鸚鵡学舌那样，反反复复地说：“欢迎您光临”，“谢谢您了”。我得抱着冻得直起鸡皮疙瘩的腿，独自坐在这开足冷气的地方。我的膝关节时常痛得象有钉子朝里锥。脚上的关节也有这种感觉。前天，我睡眠不足，腰部和脊梁也联合起来进攻，痛得我够受。在下雨天或气压低的晚间，我全身发痛，不能入睡，觉得身体里面似乎在敲锣打鼓。

我的身体大概要散架了吧。那一块块的关节和肌肉都磨损过度，一定就象可以绞出水来的旧抹布一样了。其实，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那样不顾一切地激烈运动它们，铁制的机械也要毁掉的，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年轻的姑娘家啦。身体还不曾发育完全，所以造成骨架和肌肉过早地零散也不足为怪。眼下在那玻璃墙对面的舞台边上，一个长发姑娘正沐浴在聚光灯的青白色灯光下跳舞。要不了多久，她也会与我一样，把活力耗尽。哦，不，象她这种松松垮垮的跳法也许不至于如此，这不能算是“呱呱舞”^①，而只是颤动着身子罢了。要是控制在这等跳

① 这是一种野蛮的舞蹈，1965年开始在美国流行。

法上，大概可以连续干上五年或者十年“呱呱舞”女郎了。我就从未这么松懈，随便地跳过，哪怕是在我最打不起精神来的晚间。我要说的那个人，她曾经在一次幕间的间隙里把我叫到更衣室，当时她对我说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她用右手抓住我的头发，两眼凶相毕露地对我说：“你不是‘呱呱舞’女郎，而是‘呱呱舞女’！这一点你不要忘记！”

她说得不错，我是一个真正的“呱呱舞女”。在简称为“呱呱”音乐的乐声中，自己的内心深处会产生出与之共鸣的节奏来，我就追逐着这种节奏跳起我特有的舞来了。我想这就是激烈异常的“呱呱舞”，它使我身体内的关节和肌肉在一年里分崩离析，耗损殆尽。

当然，我已经不能跳了。我那段时间昙花一现地过去了。现在坐在这里替来客开发票的我，不过是那个时候的我蜕下来的一层躯壳罢了。我今年二十岁，这本该是人生刚刚开始的一年，但是我已经老态龙钟了。照昨晚那个广播剧作家的说法，——这个中年人唠叨得有点别具一格——“呱呱舞女”是未老先衰的种族。据说在美国也有这类讲法：“呱呱舞女”死得早。

最初使我干上这一行的人，是一个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名叫高见泽。这个青年从前是我的情人。我俩在高中时是同学，后来我追随着他到了东京；在时间上要比他晚一年，我进了东京一所有名的女子大学。在我抵达东京车站的时候，他曾经带着几个大学里的同学来接我。当时，我是生平第一次穿超短裙。所以羞得我直用旅行皮箱遮掩自己的腿。

这些都是两年以前的往事，我和他也早已分道扬镳了。从去年夏天开始，我就几乎没去过学校，今年的学费也没有缴，所以我的学生证已成了过期的旧东西。去参加女大学生的勤工

俭学吧，但我自己已经没有兴趣回大学了，再说人家大概也不会接收我。

我究竟算什么呢？没有知己，也没有生活目的，白天，我在东松原那间四张半铺席大小的公寓里睡得象死人一样，而晚上，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我就坐在青山墓地背后的“辛辛”里，稀里糊涂地过着日子。不知不觉间，我喜欢看书的习惯不见了，电影院也不去问津了。有时候，从前熟识的男朋友们来邀我，可我毫无兴趣。我赤裸着磨损得将要散架的身体躺在床上，每动一下，就会发出象推开生锈的门似的声音来。我每星期从“妈妈”那儿领取一万日元的佣金。布衣素食的话，靠着这笔收入在东京总还能勉强生活。我认为，那些带着年轻女人到这里来闹上一两个小时就掷掉几万日元的阔人们，无疑是另一种世界里的人。只有他们才是这里的顾客。

但是，这身体疼痛实在叫人受不了。这时，不知为什么，我总要想起故乡金泽的风光来。

高台是离金泽市中心区不远的地方，那里的风景并不特别美，也引不起我的缅怀。然而，每当浑身作痛、头脑发昏、一点气力都没有的时候，很不可思议，我就要想起故乡的情景。我离开之前，一直认为那乡镇太寒伧了，以至在我上东京去的时候，竟觉得有一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解放感。但是不知怎么搞的，最近我的头脑里时常会突然冒出金泽市乡镇的景象和乡音土语来。在那微暗的内园一角，那棵花开如白玉的珍珠梅，今年已经怒放过了吧？那株在围墙边、枝条象伞状展开的红材栎树，现在也长满无数紫铜色小叶了吧？那座雪一融化便象突然矮掉一截似的医王山，至今还是一到黄昏时分就烟雾弥漫似地变成蔚蓝色吗？在大学医院的背后，那监狱的美丽的红砖围墙现在还依旧吗？在梅雨季节里，那些年湮代远的旧房子的屋

顶，现在是如何闪烁亮光的呢？

我并不是在亲人的祝福下离乡上东京的。当时，我丢下了在高中任教而行将退休的父亲，丢下了因宿疾风湿病而半天半天地坐在吃饭间里的母亲，不告而辞地离开了家。在高中毕业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忍受着近邻和朋友们的蔑视眼光，到市里一家会员制的俱乐部里当女招待，我把挣来的钱储起来，作为进大学的入学金。我之所以比同班的高见泽迟一年上东京去，就是因为有这一层原因。我相信了高见泽勉励我的话：“只要能上东京进了大学，往后什么都好办。”于是，丢下了年老的双亲和故乡的村镇，登上了旅途。母亲只穿着布袜子，踏着深至膝盖的春雪，沿路来追我。我推开了她，沿着黎明时的道路迈步走去，途中，我叫住了一辆防滑链哗哗响的出租汽车，直奔车站。在下雪的日子里，我一听到汽车的防滑链声，就不禁回忆起那天早晨令人黯然的离乡情景。

2

“辛辛”的入口平平常常地开在不显眼的大楼侧面。既没有招牌，也没有霓虹灯。

这里的顾客是这么来的，常来的客人领朋友光顾以后，那朋友也便成了常客。

走下楼梯后，有一扇白色的门，再往里走，还有第二道、第三道门。顺着宛如迷宫之路的白色长廊拐来拐去，推开最后一扇门，便看到一间象客厅样子的屋子。走进屋，右面是柜台，左面是陈列橱窗，中间放着一张宽大的长圆形桌子。陈列橱窗里摆着法国制作的服装、意大利的手提包、鞋以及一些工艺品之类的东西，它们兼有装饰的作用。正面墙壁乃是一块大

玻璃，玻璃墙那面就是游乐场所了。布局大致如此。

客人们在这里饮酒，与朋友谈天、等着约会的人，以此来消磨时间。来客几乎都是一些奇特的年轻人，他们身上散发着一股共同的气氛。

有的少年上身穿镶有白色花边的礼服衬衫，下身穿一条象小丑那样的黑色宽大裤子，腰里扎着围巾。有的长头发青年，光身穿一件V形领的红色毛衣，脖子上垂挂着金色的饰物。我们有时会在文艺周刊杂志上看到这些人的照片，他们是歌手，是商业广告界有定评的女演员和宝塚的演男角的演员，还有的是在外国也算时髦的四轮赛车手，腿细得几乎不顶用的模特儿们以及著名的青年摄影家。

“哦，巧极了。我们在罗马聚会啰。唔，怎么样？”

“不行啊，我不是一个人哪。”

“近来，罗马的日本人多得不得了。我看去马德里，或者索性去雅典那一带怎么样？”

青年男子都用温柔的妇女口吻交谈，他们全留着同样的长发，腰身颇小，没有人腹便便的。

“你好。”

“真美，你这身衣服漂亮极了。”

“头发过分红了吧？我染坏了。”

“卡铁·沙枯……这是一种巴蓬①吗？”

“胡说！不是明明写着‘苏格兰威士忌’吗？”

“苏格兰威士忌中没有巴蓬吗？”

“不知道。反正都是廉价威士忌酒吧。”

“跳舞吗？”

“且慢，等那支乐曲奏完之后再说吧。”

① 巴蓬是一种威士忌酒，度数高，价钱便宜。

来客们一结成对，便要去玻璃墙那面的娱乐场跳舞。这些男男女女在闪烁的灯光下，象剪影似地在场子深处翩翩起舞。这个俱乐部里只雇用了两名“呱呱舞”女郎，她们轮换着上台献舞。一位是年纪轻轻的大个子，她跳的“呱呱舞”，其水平之差简直不能算是在跳舞，使人感到那是光凭年轻和体力在乱转。另一位有二十几岁，勉强会跳，她适度地简化了动作，保持不至于疲劳。看上去，她是在通过肩膀、手指以及脸部的表情来表达舞蹈的感情，但是内行一看便知道她并没有好好学过这一行，这只能算是一种一味重复几种舞姿的非正统跳法。不过，她们是觉得能跳就行了。我的存在无非是按现金出纳记数器的机键，并不是要这样那样地指出她们的缺点。这么一想，我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埋头在现金出纳记数器阴影里的姿势了。膝部关节便是在这种时候隐隐地痛起来的。我心里在想：这风湿病是会遗传的吗？

“哟，真是稀客呀。”

“久违了。还好吗？”

“老样子。洛杉矶怎么样？”

“嗯，还好。”

听到这一对话，我的身体不禁有点发僵，因为我觉得这是她的声音。于是我更把身子往现金出纳记数器的阴影里缩，低下了脑袋。我感到，一定是她带着年轻的姑娘到店里来了。这姑娘就是我从前那样，被她发现后，相信了她的话，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了。一切都象我经历过的一样——跟着她，到东京、横须贺、立川以及其他地方周游，肯定是这样的。

我害怕抬起脸来与她以及她带着的那位姑娘照面。但是，我又抑制不了自己无论如何要想见见她所述中的“小羊”的欲望。我毅然抬起脸来，朝客厅里望去。

她站在中间的桌旁，一只手搭在桌子边上。旁边并排站着一个面颊微泛红色的娇艳少女，这姑娘体态轻盈，宛如一株亭亭玉立的小白桦树，就和一年之前的我一模一样。

我象是条件反射似地把目光移开了。我似乎觉得自己看了不该看的东西，赶紧在现金出纳计数器的阴影里低下头，潜出便门，往洗脸间走去。我的心口在咚咚直跳。我拧开水龙头，放出冷水，把两手浸在水里。每当自己要想稍微镇静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办的——把手啦脚啦用冷水浸浸。

3

我第一次与她——早田真纪见面，是在我到东京上了大学之后。那是七月底的时候，我在大学度我的第一个暑假。

这年夏天，我到广告代理店勤工俭学，被派去作市场调查。我带上调查登记卡片去市内的药房转，调查各药房经营的药品种类以及新药物的声誉。事情并不复杂，但是最伤脑筋的是，得按地址记录现找药房的所在地。通公共汽车或有轨电车的地方当然不费什么劲，然而有时却要在新开辟地区徒步走上几公里。

在炎夏的骄阳下，我抱着一只只装有调查谢礼的盒子到处转，这对一个女子来说，是相当累人的活儿。不过我非干不可呀！我在情人高见泽的怂恿下到东京入了大学，一个学期结束，我把一年积蓄的钱几乎用了个精光。

高见泽是金泽一家大产科医院的二少爷。一放暑假，为了与同学们一起开办农村夏季大学，他就到四国的山村去了。高见泽曾来邀我一同去，然而我得在东京干活，挣够自己的生活

费。我到东京后一直没有和家里的双亲联系过。高见泽为此而感到不放心，替我到家中去过一次。他告诉我说：我父亲母亲都当我死掉了。

我在东京度过了第一个完全孤独的夏天。学友们都省亲去了，高见泽也不在。我每天按照地址走访药房，在尚未熟悉的东京市各处奔波。我觉得那是一个异常空虚的暑假。就是在这个暑假里的一天午后，她物色到我。

那天，我一早就在西武线沿线的调查地区奔走，任务完成得意外地快。其中有一两家药房，我实际上没有去，调查数据是我信手填上去的。这样做当然不应该，但是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都这么干的。我是不相信一般的市场调查结论的，虽然做了什么精密的分析或推论，但那些基本的数据本身就相当不可靠。

手段厉害一点的学生中，竟有一半调查记录是本人随手填上去的，他们把表示谢意的礼品丢进河里就回家了。看到这些人竟未被发现而一仍其旧，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必要一丝不苟地去干。不过，我倒一直是老老实实地按规定干的，那天跳过了一两家位置太偏僻的药房，还是第一次。

下午四点钟左右，我乘西武线有轨电车去新宿。我想，去看看电影吧。这天非常热，我的白色棉织短袖上衣被汗水浸湿了，衣服上勾勒出伊比利安半岛一样的形状。我当时身穿黑色紧身裙配一件白色短袖上衣，脚上是一双平底胶鞋。每次从橱窗前走过，我就会略感不安，觉得映现出来的这身衣着，完全是一副由外地上东京来的女学生的装束。

新宿街上的年轻姑娘们，一个个都喜欢下一番功夫把自己打扮成时髦的人，其中不乏男不男、女不女的怪模怪样的青年人。我行走在这群人中间，总有一种低人一等的卑下感。新宿

的午后，街上依旧是摩肩接踵，拥挤不堪。我用了相当大的劲儿，正想穿过伊势丹百货公司旁的人行横道时，一辆小型运动车从十字路口飞驰而来。当时我究竟是怎么有幸避开它的呢？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只听见刺耳的急刹车声，行人们的喊叫声，接着，白色的调查表格和礼品洒了一地。

我觉得自己就象一匹屁股上扎了把刀子的马似的，跳了起来。也许我是象斗士那样，把身子弯得象只弓，让开了汽车。反正是一辆红色的小型汽车突然撞上来，而我靠着一刹那间的神经反射，躲开了灾难。

那辆汽车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但是一见我平安无事，旋即轮胎吱吱叫着，一溜烟地逃走了。

我蹲在过路人们的脚间，拾掇撒了一地的调查表。人们若无其事地踩着这些纸张走了过去。

“我来帮帮你吧。”

这声音是从我的头顶上面发出来的。我膝部依旧抵着路面，抬头朝这声音望去。说话的人是一个女子，浅黑色的皮肤，相貌有点异国风味。她那美丽的腿又瘦又细，下身穿一条典型的超短裙，上身是式样大胆的衬衫式的短袖外衣，衣着很是得体，看上去，她有三十五岁左右，或者还要小一些。

“没关系，我自己来干好了。”我摆摆手说道。

“都飞散到那里去了哪。”

这女子象是没听到我的回答似的，弯下腰来帮我捡着飞散开去的调查表格。

“这里也有呀。”她说道。

“谢谢。”

尽管拾回来的纸张有破损的，有脏污的，但是基本上都收

回来了。当然，这全是靠了她的帮忙。

“多谢了。”

我边用袖子擦着额上的汗水，边向这位中年女子致谢。说是道谢，我也并没有特别唠叨，只是很简慢地低了低头，轻轻说了声“多谢了”。

“请到那边喝杯茶怎么样？”看见我站起身要走，这女子微笑着对我说：“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说。”

“和我说吗？”

“噢。”

“什么事呢？”

我显出一种乡下人对城里人抱有的本能的警惕心理，望着对方，她的个子好象要比我矮四、五公分。我在高中时期是篮球运动员，所以身材比较高。我得天独厚的地方，是两腿很长，踝部又细又紧，这是我可以自豪的。

“你不要用那么不信任的眼光看我嘛。”她笑笑说，“如果有什么急事要去办，请把你的通讯处告诉我，改天我打电话给你，怎么样？”

“行啊。”

“行啊？什么行啊？你裙子的背后破了。我把别针借给你，你赶紧到咖啡馆的厕所里去临时处置一下，唔？”

我背过去手，去摸裙子的背后部分。在臀部的上方，有一条细长的裂口，也许是被刚才那辆汽车上的什么地方勾破的。

“去‘风月堂’怎么样？或者去‘天马’也行，那里不太挤。”

这女子把手放在我的肩上，以一种亲密朋友的腔调一边说着一边沿人行道走去。我觉得自己是有点气馁似地在她旁边走着。

人们如果对比一下，这两个女人真是极为显明的一对儿，

一个阔气的中年女子，显得精明洗练；一个是粗野的女学生，身材高大。我两手抱着破纸包，顾不上汗水濡湿了头颈，跟随那个女子走进一家明亮而冷气设备完善的咖啡馆。这就是我和她的第一次相会。

4

回想起当时的事情，我至今尚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偶然的机遇，就把我与她系在一起了，也许这是缘份，命运的网绳一开始就张好了。

不管怎么说，从那天下午之后，我和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世界发生了关系。于是，我很快就与我的情人吹了。经过昙花一现似的荣华之后，结果是象我今天这样：时刻留神着自己眼看要垮了的身体，坐在现金出纳计数器旁。如果我没和她相见，那么我最后究竟会过上一种什么样子的生活呢？我思来想去，实在想象不出来，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我至今毫不后悔。因为遇见了她，我得以在瞬息之中激烈地燃尽了短暂的青春。

当时，我在她面前几乎是一声不吭的。也许是对方高贵的衣着、皮包和皮鞋把我压得抬不起头来了。在高中上学的时候，我在女同学中间是一个最富有男子气概的人。其实这是一种假象。真象是：我手头拮据，没有多余的钱去讲究打扮，于是我就装着对女性美毫不关心似地来自欺欺人。

“你想喝点什么？”她问我。

我说要冷咖啡，她就叫了咖啡来。

“你知道这乐曲吗？”

“噢。”

我稍微集中些精神，侧耳听了听店内正在播放的格什文①的乐曲，向她点点头。

“你喜欢这种音乐吗？”她继续问我。

“不。”

“我也不喜欢。”

她露出微微发黄的牙齿，笑了。她的脸上本泛着一种刚毅尖刻的表情，但是一笑之下竟露出欠白的牙齿，这就显出一种可亲的气氛来了。

“那么，你喜欢哪一种音乐呢？”

“我喜欢莫扎特②的。也很喜欢巴赫③的。”我回答。

这些音乐家的名字是我平时从情人高见泽那里听来的。我自己只是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欣赏名曲的咖啡馆里听过一两次。

“哦。”

她露出牙齿，带点嘲弄味地笑笑。我脸红了，慌忙补充了一句，

“当然，我也喜欢爵士音乐和中南美地区的音乐。”

“那些音乐是很不错的。”

她从手提包里取出香烟来，“咔嚓”燃起了银色的打火机，给香烟点上火。她鼻子里吐着烟雾，在对我说话。

“我想听听有关你身世的事情……”

“我不喜欢谈有关我个人的私事。”

① 格什文（1898—1937），美国作曲家。初为流行歌曲作者，后来创作交响乐曲及歌剧。

② 莫扎特（1756—1791），奥国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

③ 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近代奏鸣曲式的奠基者。

“哦。我明白了。”她交叉着两腿，慢吞吞地说道，“现在，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哦，不是钱会是什么呢？”我有意表现出一种厌恶的腔调，“我没能回答我需要爱情或者是什么有意义的生活，这一点请你多加包涵。”

“真会撒谎呀，你这个人，”她说道，“需要钱，这当然是的。但是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不是什么钱，而是别的、燃烧得更激烈的某种东西。这一点我很清楚。你是感到现在的生活非常空虚。”

“理由何在？”我问。

她看着我的眼睛，沉默不言。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你有些地方很象我。”她说道，“所以，盘据在你内心深处的东西，我是了如指掌的呀。”

我把冷咖啡喝完，说道，“我要回去了。”

“且慢，”她握着我的手说，“我说出这样的话来，也许是很不礼貌的。你要是需要钱用，就来帮我做点事，怎么样？开始的三个月是试用期，我每月付给你五万日元，三个月以后，你还愿意干的话，我打算每月出十万日元。”

我很吃惊地看着对方的脸，心里在想，弄得不好，这女人很可能是什么卖淫组织的头目，她会在街上拐骗女学生和女职员，然后把她们推入火坑。

“别胡思乱想了。”她仿佛看穿了我心中的疑虑似地笑笑。

“这是我的工作。”她嘴里衔着香烟，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名片上用长宋体铅字印着：早田公司代表·早田真纪。

“本公司虽小，却是一家规规矩矩的股份有限公司。事务

所在青山二丁目。你如果有意，欢迎随时莅临。事先请用电话联系一下有没有人在。”

“嗯。不过我想我大概是用不上它的。”

我把名片放进胸前的衣兜里，站起身来。我谢谢她请我喝了咖啡，刚转身离去，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便询问道：“不过，你刚才主动招呼我，要帮我拾取纸张，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我与你素昧平生……”

“因为你是个会跳舞的人。”她毫不含糊地说。

“会跳舞？跳什么舞？再说，那又怎么呢？”

“事出偶然，我目睹了你差一点没被那辆莽撞的运动车压伤的情况。如果你是一个平常的女子，那么汽车早就从正面把你撞翻了。事实上你却用动物般的反射神经，避开了车祸。当时，我看到了你的体质和平衡感，心想：这下可找到了。这半年来，我一直在物色象你这样的人才。你身上有着某种天赋哪。我很想为这种天赋下点本钱。”

“天赋？什么天赋？”我问。

我感到自己有些糊涂了。当时，她所说的话，我几乎没法理解。

“这种天赋呀，我一时很难说清楚。但你是具有这种天赋的。如果要证实的话，请到我的事务所来吧。”

我耸耸肩，对她说了声“再见”，头也不回地走出这家明亮的咖啡馆。

外面照旧很热。人流象河里的水波似地从路上流过去。我大概是在咖啡馆休憩了一下的缘故吧，身体和脑袋都感到很舒畅，疲劳也消失了。

我想，那个女人究竟在想些什么事呀？我感到很滑稽，东京竟也有这种怪人。要说会跳舞，我在上中学之前，夏天倒是

穿着薄单衣在公园里跳过盂兰舞之类的民间舞蹈，可是……”

我不去看电影了，一家挨一家地逛了好几家书店，站在那里浏览了一些书，然后在旱桥附近的店里吃了饺子和炒饭，回自己的公寓去了。

第二天，我将带着汇集好的调查表格去广告代理店，让他们统计调查来的情况。我估计，这一个星期可望收入七千日元到八千日元。

当天，我付了回公寓去的车票的钱之后，只剩下两只一百日元的硬币了。我记得，那可真不好受呀。

5

我到那奇妙的女子所在的事务所去，是在第二天的傍晚。

我本来一点没有要去的打算。但是这天在广告俱乐部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我这个人又做不来别的事，便打电话找她了。

“我知道你会打电话来的。”早田真纪的干笑声从电话中传过来，“请你马上到我这儿来，我等着。”

我决定从赤坂的广告代理店步行去青山。其时，我连乘出租汽车的钱也没有了。我问清了事务所的地点，挂断电话，从一木街进入大路，然后一直朝前走。

走了二十分钟左右，开始下雨了，我想这是小阵雨吧，便在内衣店的廊檐下躲雨，但是雨势一点没有减弱的趋势。我急得象是打了败仗似地望着在路面上跳跃的白色雨珠。刚才在广告俱乐部的市场调查部受到的打击再次浮现了出来，实在气得我忍无可忍。与其说是生气，倒不如说那是一种更复杂的不合